



近两年来,四川美术学院十分关注当代艺术教育 with 当代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准备随时追踪我院毕业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希望通过以上信息的收集,梳理好艺术教育 with 当下文化及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多数生活在花家地的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部份的参照,我们想,通过这些客观的呈现,也许会为从事艺术教育和艺术学习的教师 and 同学提供某种借鉴或思考。

本刊编辑部

生活在花家地

THE LIFE IN HUA JIADI

●黄燎原

此先声夺人,如此团结紧密。

花家地画家村的艺术家不属于“互助组”的类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他们在一起,像天上云与云的交流,地下水与水的沟通,

花家地在北京城的东北,四环路和五环路之间,过去是农村,现在是城乡结合部。花家地目前属于北京朝阳区的望京地区,望京是北京最大的纯住宅区,望京飞速发展,而花家地依然像一只蜗牛,懒得动弹。花家地西里小区住的大多是这个地区的原住民,也就是回迁户,因为这些居民原有的农村房舍较大,所以拆迁后也相应分到了多套房屋,自己住不了,于是出租,于是花家地西里成为了望京地区最大的“流民收容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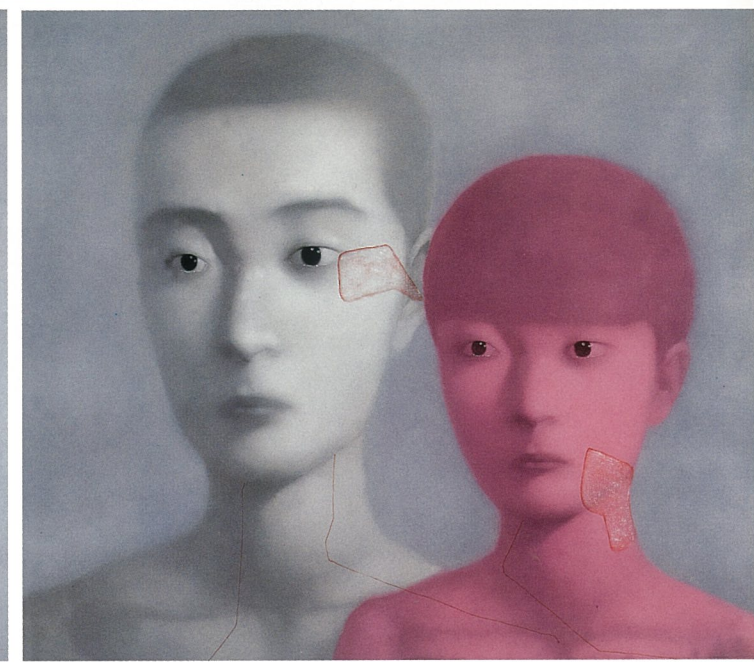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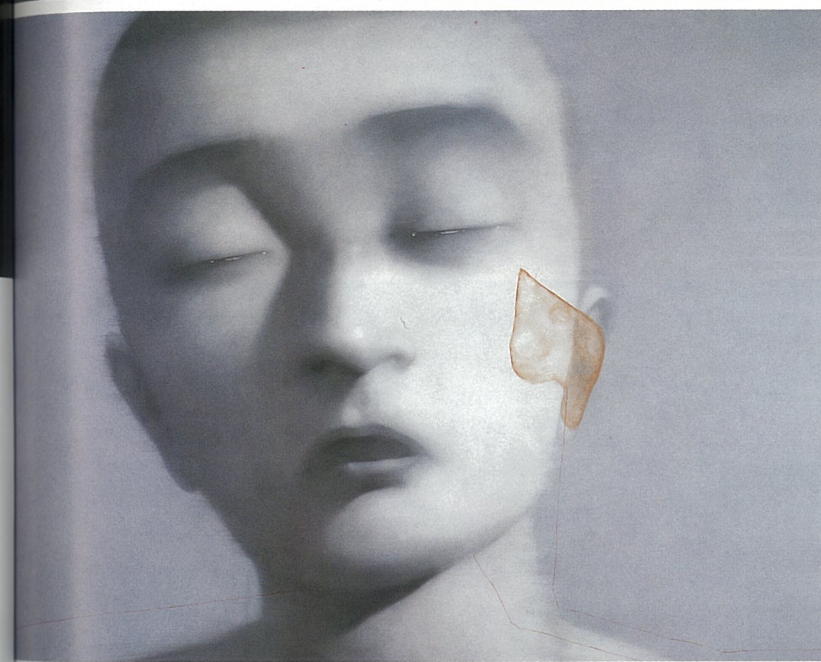
1999年10月,张晓刚入住花家地,花家地画家村从此展开了版图。跟随张晓刚入住花家地的大多是西南地区的艺术家,如陈文波、曾浩、俸正杰、俸正泉、任小林、杨艺、杨谦、张小涛、叶永青、林晓东(策展人)等,其它地区的艺术家还有宋永红、马六明、邱志杰、陈羚羊、赵亮、唐昕(策展人)、张离(策展人)等。一时间花家地人声鼎沸,人气冲天,成为北京东北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地,花家地画家村的名声弥漫四野飘扬过海。

花家地画家村与北京曾有和现有的画家村都有很大区别,圆明园和东村,通县县城和宋庄,再加上上苑,没有一个画家村像花家地这般齐整。齐整的意思有二:其一,居住在花家地的艺术家,多少都是在艺术界上有些名头的;其二,这些艺术家大多集中住在脸对脸的两栋楼里。如

他们属于一个“桃花相映红”的集体。虽然艺术家们衣食无忧,但每当哪个人“遇劫”,其他人还是会伸手相帮,这种关怀譬如兄弟之间的浩荡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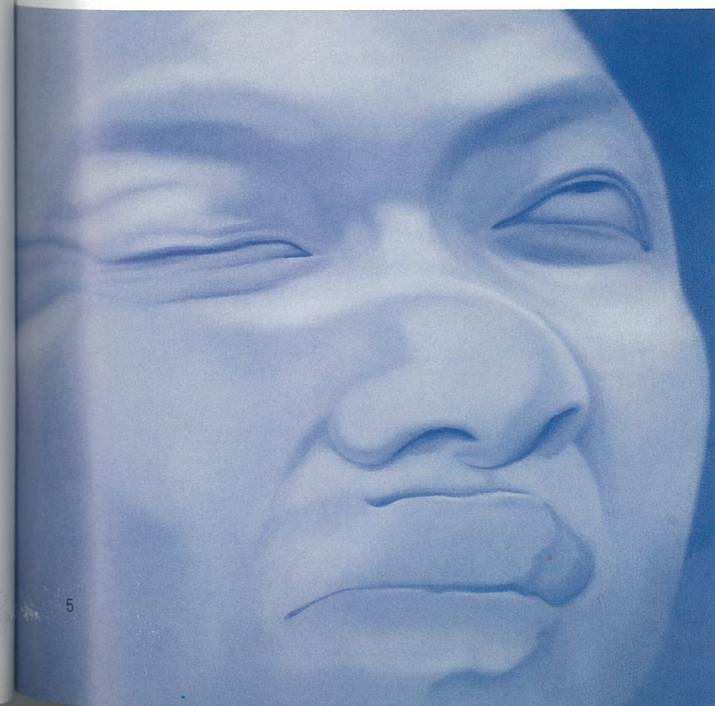
花家地的生活简单而热烈,艺术家们一般是下午各自在画室工作,晚饭时间电话相约,或在某人家或在附近的某个餐馆(早先通常是院里的湖北菜馆“三五餐厅”)聚餐——群体生活从此开始。直至天光大亮。第二天又翻版头天的生活。第三天又重头再来。花家地生活的“变异”一般来自某种“外力”,比如艺术家出国参展,比如村里有外边来的朋友或其他访客(批评家、策展人一类),当然也有艺术家共同发起春夏秋冬游的时候。这里的艺术家生活得像鸟飞晴空,鱼翔浅底,那种自在自然的蜿蜒和曲折,令人艳羡。

花家地画家村从表面上看,艺术家们过的是一种集体农庄式的生活,但其实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干扰(影响)并不大,基本上是各行其道,偶尔的交叉也是一触即分,这与其他以群居方式生活的艺术家村落也不太一样——这是花家地的学术空气。当然,在这个集体中也存在一种危险,一种一不小心就自由落体向下滑甚至是堕落的危险,因为友情有时和名利场



1、记忆—失忆 2002.No.11 张晓刚 油画
2、张晓刚工作室
3、记忆—失忆 2000.No.7 张晓刚 油画

4、记忆—失忆 2002.No.20 张晓刚 油画
5、面孔 No.17 俸正泉 油画
6、面孔 No.19 俸正泉 油画





1、中国之廿 俸正杰 油画
 2、浪漫旅程之廿一 俸正杰 油画
 3、2002年1月8日11时25分 曾浩 油画
 4、2001年9月30日下午4点20分 曾浩 油画



3



一样，是个甜蜜的圈套，而“学术”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儿，别太认真也别太不认真。

张晓刚是花家地的舵手，这不仅因为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和名气，更在于他成功后的谦和与善待他人的态度。张晓刚既像家长也像保姆，他关心这里的每一个人，访贫问苦，驱寒送暖，脚踏实地与高屋建瓴并行，他——不愧是花家地的好干部。张晓刚的才智与个人魅力，是花家地画家村团结发展的精神保证。

马六明是花家地的当家“花旦”，因为吃的是“青春饭”，所以他对自己面容和身材的要求非常苛刻。这个面容清秀身材窈窕的行为艺术家，也是花家地仅次于张晓刚的“酒仙”，酒后的马六明经常会变成舞蹈家和歌唱家——也许这是他保养的秘诀？和马六明在一起，有时你会提心吊胆，可能刚才他还在大声疾呼，转脸却已经鼾声如雷了。

陈文波可能是中国当代前卫艺术家中“最深入生活”的一个，他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敢于也乐于冒险。他对自己的评价很高，周围来得过早的荣誉和过大的掌声也经常让他轻飘飘的——但其实他又心中有数。陈文波是个好玩的人，偏狭与豪放同在，固执与随意同在，口齿不清的普通话加戏剧化的脸谱——俨然一代名优。



4

俸正杰给人的印象是——“太客气了”，十分美好的大好青年。俸正杰的脸是花家地青春健康的象征，他张弛有度的行为举止是花家地礼仪的窗口。俸正杰这两年事业和生活双丰收，但不知为什么，我反而从他脸上读出了憔悴和风霜，看来小俸要成大俸了。俸正泉追随哥哥也在花家地落了草，他正在苦苦搜寻自己的方向。

陈羚羊不是很经常地参加花家地的活动，她自言有“恐人症”，人一多她就发挥不出来——也不知她想发挥什么？陈羚羊像羚羊，她吹气如兰丝一样娟秀的声音，让人见而生怜，不敢藐视。陈羚羊也是个挺矛盾的人，她既想逃离人群，同时也渴望掉进集体大熔炉。

曾浩代表花家地“沉默是金”的品质，他超凡的隐忍力和坚强的意志，让人想到“全金属外壳”一类的词。这个外表冷漠寡言语的汉子，其实胸藏锦绣，心肠大大的好而且滚烫，虽然时有冷言冷语的揶揄，但从无恶意，甚至还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关怀。如果曾浩认你做了朋友，那你有福了。

任小林和杨艺是花家地唯一的一对艺术家夫妇，他们相敬如宾的生活，成了花家地所有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刚开始，我觉得他们俩都不太爱说话，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其实是因为他们俩都不好与人争，所以说说话声很小很轻，像蚊子飞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任小林和杨艺的婚姻，是花家地结构完整的象征。

宋永红是一个太能折腾的人，尤其是酒后，他妙语连珠且极富杀伤力，他是花家地活力的源泉。所有人都喜欢听宋永红的酒后狂言，但前提是他所诉求的对象一定别是“我”。我能“忍受”宋永红所有的怪异行为，但却怎么也习惯不了他

严肃时的表情，他一绷起脸，我忍不住就想笑。

邱志杰是一个满脑子飞萤火虫的家伙，一个闪念接着一个闪念，一闪一闪冒着灵光。你无法跟上他的脚步，甚至连他自己也跟不上，他经常托出一大桌想法让人心动，但也经常是过去也就过去了。邱志杰精力充沛，说干就干，同时操持十几个项目是日常生活，但每一个项目都很难做到完整和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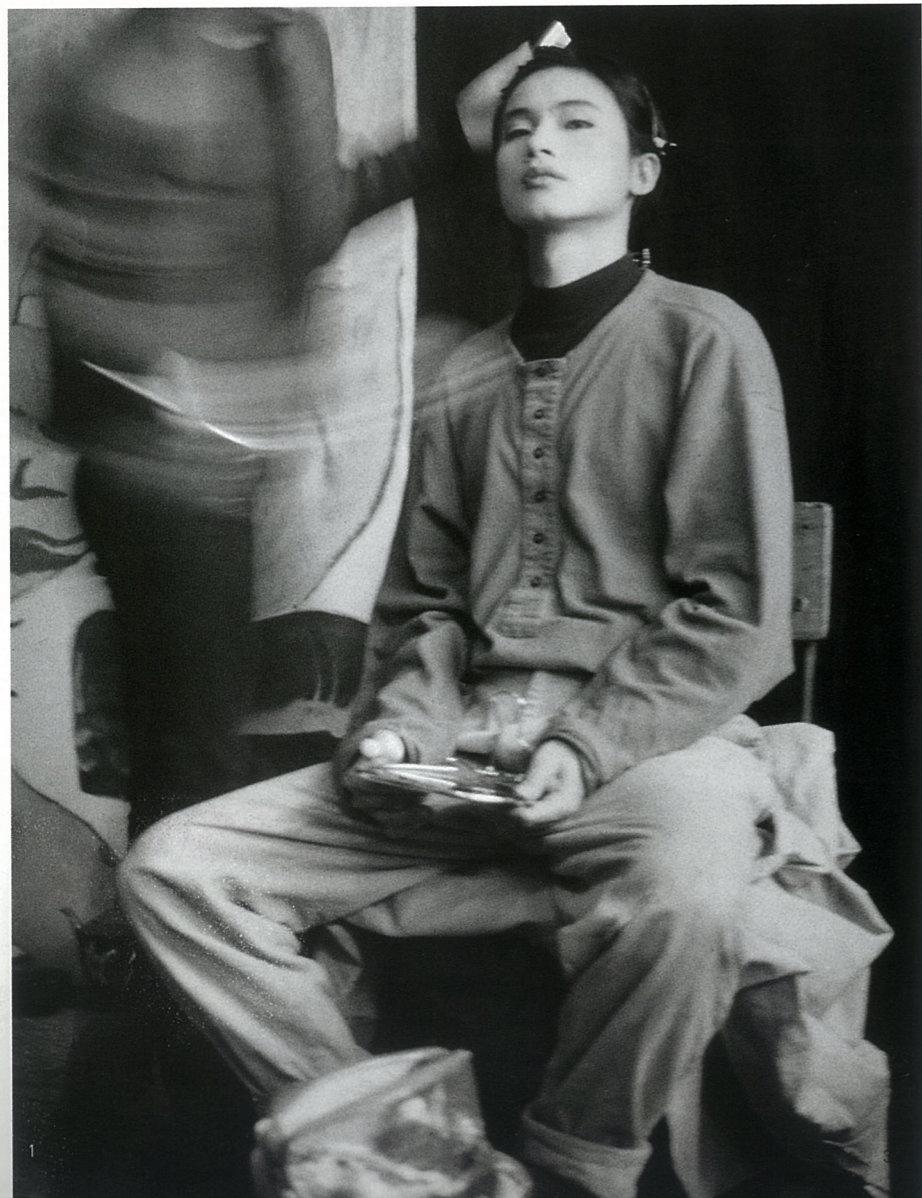
杨谦是花家地的“迟到者”，但他却很快就游进了花家地的深海。杨谦为人大方，还是个音响的发烧友，他对音响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栖居的要求。和杨谦在一起，你能同时体会到严谨和放松两个境界，而且要时刻提高警惕——莫谈学术。

林晓东是花家地“最不会讲话”的人，他的口齿不是不清，完全是“混”，比黄河水还混。林晓东是一个忙碌的人，但好象又不是真忙，他是一个自己把自己搞得团团转的人。他做事小心谨慎，稳妥周全，但做的无用功太多，本来如果麻利些，他可以使自己的生命更延长1/3。

花家地画家村艺术家们作品的艺术价值已有“公论”，也不在本文所要探讨和描述的范围之内。其实作品的良莠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谁说了也不算，自己看吧。

如今，张晓刚、马六明、陈文波、陈羚羊、宋永红、林晓东、张离已搬出花家地西里，但都还在望京地区，花家地的精气神儿还没有散，聚会也仍在不停地发生。

对于一个艺术家村落的考察和研究是长期的事，又限于字数，就写这么多了，好在我和他们从开始就生活在一起，以后再说。



1、芬·马六明系列之一 马六明
3、4、物像 任小林



2



3